

腊月印象

刘宗俊

时光如沙漏,总是在不经意间从你的指缝间悄然溜走,秋去冬来,落英缤纷,时间的脚步在人们庸常琐碎的生活中不知不觉滑到了腊月。

如果把正月比作一场经年大戏的序曲的话,腊月就好比是这场大戏的高潮部分。

腊月对于小时候的我是有着极大的吸引力的,不光是有一个长长的寒假的诱惑。

过了腊八才算跨进迎年的门槛。腊月时值一年的大寒节气,天寒地冻,滴水成冰。腊八在乡下农村是备受重视的,即使在那些不富足的年代也是如此。一要泡腊八蒜,更要紧的是熬腊八粥。做腊八粥要选出籽粒饱满的红豆,绿豆,豇豆,黑豆等用水提前泡好,大米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在炉子上或大锅文火慢煮,锅底下插上树枝或碎木头,直到满屋子飘散着香甜四溢舌的味道,引得我们这些小馋虫们急溜溜地往家跑。母亲总会估算着时间把一大铁碗加了糖的粥提前盛好单独放着,好让中午放学回家的我能喝上暖暖身,还别说,喝了以后,顿觉身上不冷肚子马上就不觉得饿了。

进了腊月,街上的人就多了起来,农家人一年只有腊月这个难得闲暇的时光,没有地里庄稼的牵挂,辛苦劳作了一年,进了腊月,生产队里会根据每家每户挣得的工分数算出每家每户应得的工钱。那时,人们就盼着到生产队办公室算劳日的通知,那是大家一年最喜欢的时刻,他们会提前把自己记的工分和生产队会计算得对一下,核对无误后从会计手里蘸着唾沫点两遍那红红绿绿的辛苦钱,仔细揣到衣服里层的贴身衣兜里,一路上盘算着怎样给家里添衣置办年货,回家的脚步不觉就紧了许多,自然自语道:过年就要有个过年的样子,大人添不添新衣无所谓,孩子一定要上下一新。不是时兴条绒衣裳吗,那就每个孩子做一身条绒,流行穿翻皮鞋,那就儿子闺女一人一双。拿回来

钱,还有一件事每年都要做,那就是全家到公社照相馆去照一张全家福,中午全家人在公社饭店吃一顿面鱼肉汤饭。

进入腊月,街上每天都零零散散地听到鞭炮声,对男孩子来说,鞭炮声就是天籁之音,鞭炮多少决定身价地位,如果你两个袄兜里满满的都是鞭炮,那你后面肯定跟着一群“小马仔”,颇有大哥的派头。那时因为条件所限,过年每家都买几挂鞭鞭着大年三十晚上和正月初一五更放,家长都会把鞭炮不断地变换地方藏起来,以防“败家”的孩子每天去“蚕食”,却也每每失效。

进入腊月门,村里小合作社里的东西也渐渐多了起来,那也成为小孩子常常去的地方,因为多了一些平时见不着的稀罕玩意,家去跟家长磨叽讨点钢镚,买几块糖果,或者气球。街上也不时有沿街叫卖甘蔗、牛牛角,爆米花的,我们这些放了假的小孩,就会跟着他们屁股后转,不买看着也是享受。

过年总要剪个新头。放寒假了,村里平时的教室就成了临时的理发店,家长就会牵着满街野跑的孩子来剪头,理发师傅大多临时客串,技术一般般,主顾以年纪大的和小孩居多,图的是便宜和可以在门口守着。在这里人们可以家长里短地谈天说地,各方信息在这里汇聚。理发店也是一个小世界。

到了腊月中旬前后,村里都要组织会毛笔字的小学老师义务写门对子,然后配上公社发的军属慰问信,村干部就会组织一帮人敲锣打鼓地每家每户地去慰问军属家庭,我们这些小孩也会屁颠屁颠地在身后跟着去凑热闹。

小年过后,村里的节日气氛快速升温,忙年的节奏随之也快了起来,家家忙着除尘迎新,特别是家中的妇女更是步入了忙的快车道。

我们家里一般是腊月二十四蒸糕,年前一锅,年后一锅。腊月二十五蒸饽饽,蒸饽饽是个辛苦活、力气活,一蒸就是好几大锅,除了送给亲戚,还要

预备用来待客及整个正月的。一个人再能干也干不了,一般都是邻居搭伙干,今天你来我家帮我,明天我去你家帮你。过年家家都要买半副猪头,杀只公鸡等到正月待客用。腊月二十六就是蒸包子、蒸蒸饼和做豆饽饽。腊月二十七、二十八就是炸面鱼和炸馓子。腊月二十九就是炸鱼、炸丸子,熬隔年菜。三十就是除夕,家家要除旧布新,午后包完饺子后,要打扫庭院,门上要刷好浆糊,张贴门对子,红彤彤的门对子贴上后顿觉过年的喜庆氛围立马就衬托出来了。门对子贴好后,大人要挑起担杖到东井把家里的所有水缸挑满。那时包饺子要包两种:白面和黑面(杂面)的,饺子里有的包着一分两分的钢镚或者红枣,讨个彩头。白面的只有老人和孩子可以吃,其余的人只是分几个尝一尝,不够只能吃黑面(杂面)的。

天将黑未黑时分,村里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一响,刚才还在心不在肝帮着拉风匣煮饺子的我,一听母亲说不用拉了到院子放鞭炮吧,一个箭步就到炕席底下把炕好的鞭炮挂到院子里早已准备好的竹竿上,院子的鞭炮声响起,屋里的饺子也下了锅。鞭炮不能全挑着放,那就太奢侈了,要计划着拆开一个个单放,这样才能细水长流。可以两个对着放,还可以抛到空中放,可以插到雪里放,还可以塞到瓶子里只为看到瓶口冒出一缕白烟……

吃完饭,母亲收拾完后,就会从箱子里把为过年买的新衣服、帽子、鞋子、袜子一样样地拿出来,一样样仔仔细细地叠好,放到每个人的床头。吃完饭,出去到村中大街上看看村中放鞭炮的热闹场面也是必须要看的,看够了回到家里,大人还要让你脱下鞋子,光脚倚在门框上给你量一下身高,每年如此,看你的“长进”。

看着索然寡味的电视节目,耳畔迷迷糊糊听着大人对来年的憧憬,原来誓言要守岁到零时的我早已一觉不醒了。

炮那么大,尽管每年都看到这种鞭炮,但是心中还会有那么一点小紧张。ok!开始放鞭炮!我哥从家里拿出了一炷香,随即把鞭炮挂在葡萄架上,开始点火!我哥的大手在那个点火的地方一伸一缩。“啊!碰上了,快跑!”我哥边跑边把耳朵捂上了。“咦?咋没响呢?你看原来没点上啊!”我在那边捧腹大笑!再点一次,哥哥的手依旧一伸一缩。“呀!发光了,快跑!”顿时,“啪啪啪啪啪啪……”一阵“烟雾”随之而起,我们被鞭炮的声音组成的音律包围着,乐在其中。

快要吃完饺子的时候,便听到外面我那小伙伴儿在大叫:“小月小月,快看有烟花,快出来看!”我便大声回应道:“小文呐,来啦来啦!”说着我便赶紧跑了出去,看到美丽的烟花,沉醉在其中。

每年都是这样放鞭炮观烟花,乐此不疲。



故乡

孙慧铭

在安身的这座城市,我总会隔三岔五约几个距离近的乡友小聚,大家聊着聊着,就说起了故乡,和自己留在那里的故事,于是满是乡愁涌心头。

故乡,位于胶东腹地一片丘陵之上。我的童年和少年都在那里度过,至今我的父母还在那里劳作。还有祖辈强大的生殖力繁衍出的我的庞大的亲系,也遍布在那里的山山水水。而它的名字,现在更多的是出现在诸多与我有关的表格上,关于籍贯的一栏里。

那是一片古朴宁静、绿意盎然的土地,百草丰茂,资源丰富,庄稼在田野自在地生长,村居在不远处隐现。阳光的明媚、雨水的充沛和绿荫的繁茂让乡亲们目光祥和、面色清静。清晨开门的吱呀声,黄昏屋顶上四起的氤氲的炊烟,春日几片金黄的迎春花,秋夜一轮皎洁的圆月,节日里的鞭炮声,平常的鸡鸣狗吠……无一不天籁般的谐顺,无一不让人感觉到故乡生机勃勃的存在。那是一种接近神圣的感觉。

儿时野性未驯的我,喜欢在那片抹着几丝薄纱白云的浅蓝晴天下,喜欢在那片充满生气的田野上,撒野。我的童年都在故乡的树林、沟溪和山岭上,与我相伴的有树上的知了、沟畔的野花、河流里的鱼,以及地里的各种庄稼,它们每一样都可以给我带来无限的欣喜和惊奇。曾经我把一株不知名的野草移植到一个破瓦罐里,宝贝一样捧回家,养得葱葱郁郁;曾经我把开花结果的愿望和美妙的梦想,偷偷寄托在一棵和我一样高的野桃树苗身上。还有父亲种的那一畦瓜,近三十年了,瓜秧还一直青绿地长在我的心上,记忆稍一触碰,就可以勾出整个童年回忆,在心底便慢慢汇成一条暖流,让我感受到滋润。

那时我的老祖母还健

在,在她劳作了整整八十年的时候,依然还不肯歇下来,瘦瘦的像一束被风干了的小麦,每天都轻飘飘地在院子里忙活,给猪添一勺饲料,或者剁着鸡食。她对生活很满足,从来不埋怨什么,倒是常常念叨着过去吃糠咽菜的日子。后来每次回去进了院门,她都会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仔细辩量着,说,怎么瘦了?回来住几天?

这样的情景终于在十多年前的一个夜半,随着她在睡梦中无声无息地离世,戛然而止。故乡从此少了一个挂念我和我挂念的人,祖母开始以一张黑白相片的形式存在着。再回去,她依然还是那么仔细辩量着我,只是不会再忙不迭地从这个老榆木柜子里掏出一包包的吃食,塞到我手里;也不会每次离开家乡的时候,坚持着站在门口送我。不知她是否知道,现在没有她的护送,我有点孤独。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这就是我的故乡的风土天色。今天那里依然散落着与我有关的骨肉经脉与情感记忆,为此我总是找机会和理由折回那里,尽量从她陈年的皱褶里体会我曾生活过的痕迹,让她成为我的文字里最重要的一部分。可我的笔尖却是那么的纤细柔弱,我常常感到了力不从心。但我也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实现我天天回故乡的愿望,为我眉宇间的愁绪,为我骨头里的惦念,换得到些许慰藉。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那里的人们都有颗纯朴的心,粗茶淡饭,自给自足,不奢求,不贪欲,都是和我的老祖母一样对生活很满足,从来不埋怨什么。直至今今,我也没有怀疑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因为我相信,他们和我一样,不会随意去破坏那里的一切,就像仔细保管着一张珍贵的老照片。

放鞭炮观烟花

苏晓悦

春节几乎是每个中国人都喜欢的日子。当然,我也不例外。小时候的我喜欢春节的原因就是可以放小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去邻居家蹭糖吃,还可以去亲戚家蹭一顿很丰盛,很丰盛的午饭!对了,千万不能忘了那一点,就是可以看到那美丽的烟花!

记得每逢春节即将来临之

际,在赶集的时候我都会拉着妈妈的手,直奔那摆满小鞭炮的摊子前,毕竟面对小鞭炮的诱惑力,我是毫无招架之力啊!

买完鞭炮不用想,都知道我当然会迫不及待地放啊!“啪啪啪……”那声音清脆,明亮,仿佛是当时最流行的音乐。

除夕那天,吃饺子的时候,我爸让我和我哥出去放鞭炮,我一听去放鞭炮,就不由自主地向外跑。一出门看到那个鞭

